



近
思
集
九

書

共
十
冊

~ 16
2395
9



2395
16-9

近齋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答李汝弘 載毅

與房汝良 錫弼

答魚君必 錫中

答朴季立 命壁

答金仲則 彝行

答尹仁之 善大

近齋集

近齋集卷之十七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七

書

答李汝弘

載毅

論語問目

時習之習字謝氏則以無時不習解之朱子之必
以時時習之解之者何也

謝氏無時不習之說不如朱子時時習之之訓為正
義也朱子兼知行焉謝氏偏以行言其精粗疎密已
不同矣時時習之之上有既學矣三字則有反覆紬
繹之意無時不習之說只言坐時立時則無重複溫
熟之意是故朱子語類以謝說為僮侗矣然集註載



之者以其可備一說也

格致爲明善之要而知邊事則集註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似欠誠正修齊之工而亦欠行邊事也復其初卽大學序所謂復其性也徒格致而不能誠正修何以復其性乎旣言復其初則行邊事在其中矣

先覺後覺之覺字以知覺之覺看耶以覺悟之覺看耶

先覺後覺之覺字當以覺悟看孟子先知先覺知與覺兩下說故註亦分而解之曰知識其所當然覺悟

其所以然而至於此章註只引先覺之覺字故不言知字旣言覺則知亦包在其中矣此所以論孟註釋之或詳或畧也

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其所信從者衆朋來之自遠則可謂樂莫樂焉而信從者未必皆勝於己則樂字似有欠處矣

取友必親勝已則將以輔仁之意也有朋來自遠方則以善及人之樂也信從者衆之時地位煞高非資彼爲益之時不可以講學輔仁言則信從者雖未必

皆勝於已而何害於吾之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朱子曰惟成德者能之荷蕢沮溺之徒不求人知則似非成德之稱矣

朱子曰聖人未嘗教人而求名亦未嘗教人而逃名蓋不求名者篤於內修欲逃名者流於乖僻故人不求名而不愠爲成德知我者希則我貴爲異端二者之間不難辨矣此所以夫子之斥荷蕢沮溺之果忘也仁之理具於心則直曰心之德可也而必以愛之理三字加於心之德之上何也此章主孝悌言之故然耶

只言心之德而不言愛之理則無以見惻隱之心爲仁之端也故旣曰心之德又曰愛之理愛以言其情理以言其性蓋兼體用說也非但以此章孝弟之爲愛故也

省身之事非止三者而獨舉三者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章忠字則同而恕字則換以信字烏在其忠恕而已之義乎傳者謂受之於師則不曰學習乃曰傳習者何也

省身之事雖多而三者爲最大焉故特舉之耳經傳中有說忠恕處有說忠信處各有攸當不可執彼而

疑此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以一貫而言忠爲一恕爲貫也此章之忠信以省身而言爲人謀必盡已與朋友交必以實也兩章主意各異非以信換恕字也傳習之傳不曰學習而曰傳習者以傳受爲重故此當從集註何可以經傳之傳看乎

大學平天下章言用財用人而以絜矩爲要此章則言節用愛人而以敬事而信爲要敬事而信則雖無絜矩無妨耶

大學平天下章言絜矩此章道千乘之國言敬信雖各不同實則絜矩者未嘗無敬信而敬信者亦未嘗

無絜矩也

不重不威指氣質之浮薄而云耶指儀容之輕躁而言耶

不重則不威似指儀容輕躁而言若氣質之浮薄則學然後漸可變化也學未篤之前何以卒然變化乎然容貌能重而威則氣質亦得而沉厚矣君子之學必先於容貌辭氣上用工故曾子所以言三貴禮記所以言九容也所論專心於學則自無不重不威之患者恐涉輕快夫威重二字不先用力而何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卽死葬以禮也追遠者卽祭之以禮也獨不言生事以禮一歎何也

夫子泛稱孝之道故必自生事之禮而言之曾子只主喪祭而言之故不言生事之禮非專爲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而然也

有子曰和爲貴者此以禮之用言之集註曰嚴而泰和而節此專以禮之體言之抑有子之言因用而推體朱子之訓推體而達用耶此章之和字程子獨以樂字解之惡在其和爲用之本意耶

禮者體嚴而用和也集註所謂全體之體卽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恐不可以此而疑有子與朱子之言體用不同也此章之和字程子以樂字解之者蓋言禮中之樂非直指鐘鼓絲竹之樂也樂主和而能節之不至於流則是樂中之禮也故朱子云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其相爲體用古有是言矣由此觀之合禮樂而論之非獨程子說爲然也

敏於事而慎於言若以訥於言敏於行之訓觀之則先言後行何也好學二字只連就有道而看耶

兼連上四者而看耶好學也之下加已字者亦有
何義耶

言行之次第非可局定言或先於行行或先於言皆
無不可有何深意好學二字當只連就有道而正焉
看蓋上四者固皆爲學之事而至於好學就正有道
之後方可言耳尹氏說甚善也字下加已字似是斷
之之辭耳

爲政章集註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云云
理之得於心者如明德天德德性之類是也其他德
字多是行道有得之稱躬行心得然後謂之德德何

嘗與事物不相關乎

此章之政與德欲分體用本末則德爲體政爲用
德爲本政爲末耶詩三百章註曰得其情性之正
先言情後言性者何也思無邪三字以大學工夫
言之則爲誠意地頭耶爲正心地頭耶

必欲分體用本末則當以德爲體爲本以政爲用爲
末然朱子曰德與政非有二事以德與有德相似以
此意思看則似尤有味詩三百章集註情性之正先
言情後言性蓋詩是情之發而見于辭者故先從發
處說也思無邪者誠也以大學言之當屬誠意地頭

朱子曰孔子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孔子生而知者也何待十五歲而後始志于學耶然則不無十五歲以前未及志學之嫌耶

自十五歲至七十許多節次程子以爲聖人未必然爲學者立下一法然朱子曰當初亦必有這箇意思聖人自覺見有進處旣曰獨覺其進則豈但爲學者立法乎且志字頗緊重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之謂也雖生知之聖亦必好古敏求其幼時未可便謂志學凡人則十五入大學而未便能志學然則惟其生知也故十五便能志學也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指何等境界也不動心指何等時節耶

四十不惑似是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境界四十不動心似是浩然之氣養成後時節

退而省其私之退字以夫子退看之耶以顏子退看之耶

先儒或以爲顏子退或以爲夫子退兩說固難適從然以語勢求之則退屬顏子省屬夫子似不平順退卽夫子退也退只是追後之意或言尊者不可言退而北軒金公引漢武帝退謂左右之文以爲證甚是

甚是

多聞而闕疑多見而闕殆反不近於博學而不精耶

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聞見有限而義理無窮則雖多聞多見而豈無疑殆之可闕乎其所以闕之者非博而不精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勸民之道當以孝慈爲本而今反以臨莊爲先則無或近於色莊者乎

范氏曰有戲慢之色則民易之臨之不以莊則民不敬不可得而治也此所以莊嚴先於孝慈也何可以嫌近色莊爲疑乎

夫子大林放問禮之本不及於禮本之正者何也儉戚禮之本也奢易禮之末也本末具備無過不及方謂禮之正而今日禮本之正則多一本字矣若使林放直問禮之全體則當以禮之得中者答之而彼旣問禮之本矣安得不以儉戚答之乎周衰文勝矯弊之道急於反本故夫子所以大其問而答之如此也

君子之射也雍容恭遜謂之爭者何也

射有勝負故謂之爭而進退揖讓之際氣象雍容此所謂其爭也君子矣

或問禘之說而子既答之以不知又指其掌惡在其不知之意耶

禘之說雖爲國諱而其說亦不可不知也此夫子所以既答以不知又指其掌也夫子於禘說豈真不知哉然今觀其言渾厚含蓄無痕跡真聖人之言也

射不主皮註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與孟子所謂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之訓正相反甚可疑矣

中有規矩故可學而能力有強弱故不可強而至此楊氏之意也射能至於百步之遠其力也矢必中於正鵠之處其巧也此孟子之意也孟子以分聖智而言楊氏以不同科而言各有所主則何可以相反爲疑乎

告朔之禮自文公緣何而廢之耶子貢何不議告君復其禮而反欲去其羊耶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視朔怠於時政也十六年四不視朔以疾而廢也自後遂不復舉矣子貢以此禮猝難興廢而惜其所費故欲去餼羊不慮羊亡而禮

因亡可謂昧於輕重之分矣夫子之答以我愛其禮者以此也子貢之賢豈不欲復其禮而非得君行道則無以復古故初不議之也

子曰關雎哀而不傷凡哀者悲戚之謂求之不得者奚止於悲戚之境耶

哀卽憂也人之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不言憂憂豈非屬於哀乎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旣不知禮則何可謂之仁也

功大故許以如其仁器小故責其不知禮不以過而掩其功亦不以功而畧其過真聖人之意也雖奢僭踰禮若其事功及人處何可不謂之仁乎此朱子所謂以其不可貶而稱之者也

子曰韶盡美盡善矣此亦在齊時耶當時音樂廢壞齊獨有舜樂者何耶

韶盡美盡善之訓必是在齊時也陳是虞舜之後而陳敬仲奔齊後爲田氏陳敬仲來時韶亦隨至故齊獨有舜樂矣

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以全體之仁看過耶以一

端之仁說去耶焉得知之知字當以智字看耶

此仁字未必爲全體之仁朱子旣以仁厚之俗釋之則仁厚之仁當以一端之仁看知與智古蓋通用矣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此好字無以加之以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訓觀之此好字似未至樂之之境也何以看過則兩說各有攸當耶

好仁者卽樂仁者蓋好與樂分而言之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而只言好則好便是樂

仁者心之全德而天理之公也君子之過失於厚愛亦未合於公正則觀過知仁之訓何爲而發哉

觀過知仁之仁非全德之仁也朱子曰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就此等處觀之則仁與不仁可知而仁之氣象亦可得而見矣然則聖人之有觀過知仁之訓只是爲此而發也

無適無莫指心而言耶指事而言耶

無適無莫指心而言至義之與比乃指事也

懷德之君子似是成德之君子懷刑之君子似非成德之君子如是看無妨耶

懷德懷刑論語或問以爲善有淺深則兩君子似有等差

子曰能以禮讓於爲國乎何有集註讓者禮之實也小註王氏曰禮以心言然則朱子何不曰心之實而乃以禮之實釋之耶

讓有以性情分言者孟子所謂禮之端是也有以誠僞對言者朱子所釋禮之實是也惟當隨語生解不必執彼而疑此也若曰心之實則只見其爲誠未見其爲讓也

吾道一以貫之集註曰曾子於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無或近於體不立而用獨行者乎若不告之以一貫之道曾子竟

不知其體之爲一乎學者之忠恕與聖人之忠恕有異有何襯着於一貫之意而然耶

曾子於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者非體不立而用獨行也會子何嘗只行達道而不能立大本乎涵養省察體用俱備而特於一理貫通處知未到耳故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曾子學幾上達故便曰唯然曾子時年二十九歲已聞一貫其亦早矣夫子雖不告之以一貫若待真積力久之後則亦豈無恍然自悟之時而終於不知其體之一乎忠爲一恕爲貫曾子之以忠恕二字釋一貫豈不足

發明乎忠恕雖學者之事既曰借則借此形容何不可之有

訥於言敏於行可謂君子之成德加一欲字於訥言敏行之上者有若學者之用工者然然不必如是看耶

訥言敏行君子之所欲也欲字當輕看意味尤好如云智欲圓行欲方之欲非欲而未能也

陳善閉邪事君之數也責善輔仁導友之數也今以斯辱斯疏之訓觀之事君者不必陳善閉邪而導友者不必責善輔仁歟

以陳善閉邪爲事君之數則孟子豈爲數哉以輔仁切磋爲導友之數則曾子豈爲數哉君臣朋友以義合者道不行則去言不從則止不可數而見辱見疏也非謂不必陳善責善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旣欲使開仕則聞吾斯未能之言而說之者何也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其中答之開則不願仕而使之仕者何歟

夫子知開之材足以治人故使之仕也開自知其未信則將日進而未已者故聞其言而說也爵祿外物

也而子張學干祿則驚於外者也故以祿在其中語之漆雕開其材可以仕而心術之微聖人所不知故使之仕開自知之而不安於小成故說之有何可疑孟武伯問求也赤也仁乎夫子皆以不知答之至於由也則先問其仁乎初以不知答之及其再問然後始言不知其仁者抑有深意耶

子路卽孟武伯之所先問者故初則以不知答之又問故曰不知其仁求也赤也非再問者故初則直以不知答之言語次序曲折自當如此豈有深意夫子旣聞其不如則卽止而已又許之以不如者

抑亦聖人揚美之意耶

非揚美之意而卽勉進之意也

答李汝弘禮疑問目

祖父母喪禮無去冠之文而今俗舉皆免冠從俗去冠無妨耶

沙溪云祖父母喪妻喪當去吉冠所謂吉冠非如今漆布笠之類也漆笠着之何妨南溪以去冠爲東俗遂庵陶庵亦皆以爲朞服人去冠禮無明文又甚無儀不可行此論恐是

女帽之制

女帽不知出於何時而非古禮乃俗禮也古禮則用掩然從俗用女帽何妨

沙溪曰初死所覆之衾至大斂卽以承薦初死所覆之衾想必不潔用於大斂無或未安乎

沙溪所云初死所覆之衾似非病時之衾無不潔之嫌故大斂時欲以承薦耶未可詳也

衰字之義可得詳聞歟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所謂外削內削者何義

衰者摧也取哀心如摧之意也外削內削卽指衣裳所縫向外向內而言也

朝夕上食時焚香哭再拜只執事者爲之耶喪人亦爲再拜耶夕奠兼夕哭行之無妨耶朝夕奠則出魂帛朝夕哭則不出魂帛耶

朝晡饋奠時葬前則執事者焚香再拜而喪人亦當再拜耳夕奠與夕哭自是兩項事不可兼行朝夕哭不出魂帛爲宜

載毅今遭祖母之喪而曾王父主喪葬前固當廢祭葬後則旣是卑幼之喪先祖忌日似不可以單獻無祝云云

長子婦期服雖重葬後則祭祖先不可單獻無祝

載毅之八代祖祠宇遞遷於庶族家矣庶族作故
今當埋安已爲擇日不幸而遭祖母之喪雖是代
盡鄙家自是大宗而埋安之事鄙家主張則葬前
埋安得無如何耶

祧主旣在庶族之家而於新喪爲代遠則葬前似無
不可行埋安之義而自喪家主張則實多難便之端
亦無以行告埋之祭姑俟葬後行之無妨

載毅之十代先塋同在一岡七代祖以下則曾王
父奉祀則葬前似當廢寒食節祀而七代祖以上
則雖葬前不廢墓祭耶

門內有喪未葬前旣廢寒食墓祀則同岡之內遠祖
墓位亦不可獨行節祀并廢之似宜

祖母葬前不赴舉先輩已有定論舍弟年前直赴
而殿試在於葬前應試不至大悖耶或云殿
試與初會試有異不應試似過云此有可據耶

祖父母喪期年內不可赴舉已有程子定論世俗或
於葬後有赴舉者甚非矣直赴殿試者雖與他科
不同終是科舉也祖母服葬前入赴極涉未安

焚香灌茅是求神於陰陽之義而葬前則只焚香
不灌茅者何歟體魄入地之前自無求神於陰之

義故灌茅一節姑廢之耶

灌茅是祭禮焚香晨謁亦爲之不專爲祭故葬前只焚香不灌茅以奠而不祭也若以體魄未入地前無求神於陰之義看則恐未必然

載毅楸下在於二日程朝上食發朝前設行夕上食旅館設行未知如何發朝前欲設朝上食則似非飯時兼行於遣奠耶

發朝日當先行朝上食亦所以象生人早行晨飯之意何必以非飯時爲拘兼行於遣奠耶甚不可
襄禮以來月念七擇日再虞以念九行事卽爲發

程翌日反哭而其日卽剛日三虞卽爲設行未知如何

至家日爲剛日則當卽行三虞於是日內而先輩或以有違質明之文爲疑欲退行於後剛日然愚意恐不然

八代祖祠宇葬前埋安而祧主埋安時告由前期設行於祠宇所在處耶並告於當墓耶埋安時子孫情理似當一哭或有先賢已行之禮否

祧主埋安行於新喪之葬前葬後皆無不可故曾以兩端告之矣今聞欲行於葬前云果無難便耶長房

家吉祭合祭祧主祝有百拜告辭之語則奉往墓所時不必更告至山下奉祠版於幄次後臨埋時設酒果以告曰今就墓側奉安神主永訣終天不勝感愴敢以清酌用伸虔告又告于當位墳墓曰今以祧遷親盡將埋安神主于墓側開破塋域不勝感愴謹以清酌用伸虔告

當墓告由尤庵南溪皆以爲當行矣

埋安時子孫之一

哭陶庵已有所論當從之

舍弟葬前不赴 殿試既聞命矣此正十分道理而家有八耄老親力勸應試且近日規例則 殿試雖朞服葬前不敢不應試放榜日不可不借吉

入 闕伏受 賜花紅牌云葬前朞服人借吉無乃未安耶

殿試之冒制入赴既有近日規例則何必問於論禮者乎然若以事勢與時俗爲主則禮幾乎廢矣祖父母服與旁期不同其喪在殯而唱榜日簪花着吉大段未安愚於此不知所以爲說也幸廣問而審處焉凡喪父在父爲主則自虞卒至祔父皆主之耶以備要初虞祝小註引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之說觀之虞卒則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無義或有先輩定論耶

子婦之喪虞卒其夫若子主之則烏在乎父爲主之義也尤庵以爲雖出古禮有所徑庭難從蓋旣以子婦題主則虞卒舅當主之小記之文今不可用

朝祖時祠堂無告由祝似是旣已告始死于祖廟故朝祖時更不必告而自始死至朝祖時日已久無告辭而直入祠堂者亦甚未安

朝祖告由祠堂禮無明文似以已告始死故也其間雖已日久不必更告哀遑中禮有所不備則雖有味然之嫌闕之何妨

祔祭時詣祠堂奉神主時無出主祝者何也

古者祔祭直行於祠堂故無出主祝而若行祭於他處如正寢廳事則告曰請主詣某所云而告辭甚疎畧難用陶庵有所製告辭曰孝孫某今以躋祔先考有事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敢請顯曾祖考顯曾祖妣神主出就正寢以此爲據主祭者屬稱及祖考妣幾代之稱當隨其所祔之位而稱之

載毅祖母喪在於正月晦日成服行於二月初三日大功以下有服者自喪出之月計之歟

大功除服南溪雖有月數之論而沙溪問解旣以爲大功亦當以死月爲準陶庵引以爲證於答人之問

從沙溪說爲宜

有人遭其兄喪者將行祔祭而其從兄爲宗子於
亡者年紀稍長告亡者祝當書名耶從弟下只稱
某官耶并稱府君耶

宗子行祔祭亡人是從弟則雖卑祝辭亦當自稱其
名而稱亡人則從弟之下只書某官不可用府君之
尊稱

葬後朔望參禮沙溪先几筵而後祠堂尤庵先祠
堂而後几筵將何適從

葬後旣行參禮於祖廟則當先祠堂而後几筵愚意

亦以尤庵說爲可從

舍仲科事呈于兵曹以陳試例受題矣昨日自
上特命除殿試付諸榜末仍以放榜日出給紅牌
下教今則放榜日不可不入受 賜花紅牌其日
以平服詣 闕外受花牌後使人執而前行爲宜
耶葬前服吉戴花終涉未安何以則好耶還家後
卽行拜禮於家廟而葬前並與晨謁禮而廢之則
姑俟葬後耶至於几筵則雖當日服吉簪花而哭
得無如何耶舍仲隨柩下往楸下襄禮翌日仍行
掃墳之禮耶

除殿試付榜未自 上有特教云誠異數也此既出於體下之 聖意則蓋欲使之伸情也放榜日何可簪花着吉耶花牌出給之際在家而只送人受來或似未安則以平服詣 闕門外使人替受先送于家追後還歸亦爲一道至於執而前行則嫌近遊街決不可矣科慶告由祠堂與几筵皆待葬後爲宜令仲雖往山下卒哭前不可行榮掃之禮卒哭後復往行之可矣

載毅之祖妣襄禮過行於曾王考葬前故虞卒祔既未卽行於葬時初虞祝辭中當告退行之由未

知如何

尊祖妣喪虞祭以後輕之義當於重喪初虞後相間日子行之爲宜而今至卒哭而不行先葬位虞祭一次似是太遷就矣且退行之由先期因上食預告爲當何可於初虞祝辭中設措語耶

初再虞則或稱禘事或稱虞事三虞卒哭則并稱成事者何義

三虞卒哭之并稱成事者三虞則以禮成於三也卒哭則卒有成終之義故也

舍弟放榜後祠堂告由以祖妣葬前未行矣今則

喪禮已過稍待卒哭後欲以酒果設行茶禮於祠堂祝辭何以爲之耶曾王考在世時患候中雖未及見花牌之受來已知因特教放榜之事則更不可追行茶禮耶祖妣既未知放榜之事而下世則追行茶禮恐不可已也

科慶當告於先廟及王大夫入几筵而尊府既在憂服中不可自主祭告之禮南溪禮說喪中告辭條以爲使服輕者行之無年月首尾只告當行之事云云依此行之如何既不用年月則不言攝告者之屬稱而只告幾代孫某登科事由其措語則隨意製用爲

可尊曾王考在世時既知令季之特參 殿試則今不必追告矣

備要卒哭祝從亡者之屬稱祔祭告亡者祝從主喪者之屬稱或從亡者之屬稱或從主喪者之屬稱者何歟

卒哭祝文末端曰躋祔于祖考云者主孫祔祝之義而從亡人爲屬稱祔祭祝中曰適于曾祖考云者主行祔祭之人而從曾孫爲屬稱意固各有當也

載毅服曾王考齊衰來月則服盡而祖母重服未盡除曾王考服之時還以服道袍布帶入哭似欠

迎齋集 卷十七
壓尊之義以白袍素帶入哭爲宜耶
祖母期服中曾祖考齊衰五月服除脫時暫用白袍
白帶爲宜

尹石湖問遷葬時不能來參者亦當制總服望哭
成服於破舊墳之時耶同春曰恐然金公裁問祖
母遷墓在小祥後更制總服首經而加於衰服上
否南溪曰不當制總經當從何說

遷葬服總者不得往墓下則當依同春說於啓墓日
受緇服於私次三年內改葬則不制總服南溪說似
然

三年內行祖先忌祀不能備禮用單獻之禮則至
於反茅之節亦似當廢未知如何

喪中祭先單獻之節亦當三祭茅上南溪以爲亞終
兩獻及讀祝告利成之外并如常祭以此觀之則單
獻時祭茅自如也何可以無侑食添酒一節而不祭
茅乎

家親方服曾祖承重斬衰而當行高祖忌祀雖未
承顏哭泣行祀未知如何

雖喪中於祖先未逮事則行忌祭似不當哭不忍死
其親之義於此用不得矣

俗節參禮三日南溪不用之似以其節之甚俚也然人家多行之行之何妨九日則不可不行蓋重陽最爲令節故也饌品則何可酌定惟視家力之有無而已朔望參果一大盤家禮與備要既有其文當依此行之何必以此畧爲嫌耶

生辰祭馮善劄開云而實則自周元陽有生忌之名三獻讀祝以祭其後減殺爲茶禮小祀耳然禮家不許行之只許行於三年內人家雖有行之於廟中者終非禮之正矣

生辰祭禮家不許何獨於周甲而異乎廟中之則不可只設於當位亦不可并設於諸位以此難行也上墓設行尤爲非禮

生辰日或當仲季月則人家雖常時不行時祭必於是年是月行時祭以爲伸情之道者多有之愚意以朱子生日行禰祭之義如是依倣行之固可而雖或未能直當其日是月內追行亦宜蓋生人生日亦有追設啐酌之規故也未知如何若值孟朔則孟朔不可行時祭退行於仲朔又是一道矣

與房汝良 錫弼

稽山旅中一識顏範已知高明非俗士矣實有託契

蘭室之願而其後無因邂逅三載勞思忽於前月獲
蒙辱賜枉顧驚倒欣感殆不容喻近世學術不興道
義不明科舉之士汨於聲利而不返文章之士溺於
浮華而不變若其超脫風習高立志趣卓然以君子
彬彬之學自任者上下京鄉蓋莫之多見也惟足下
資質端雅才分聰明生於南方遐僻之鄉而能早知
有此事又嘗出入於櫟翁門下服事多年薰陶講劇
尊聞行知蔚有成章言動之謹飭見識之精詳操履
之敦篤真古所謂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者也其中
所存旣如此矣而進進不懈勉益力此實流俗人

之所未有豈不奇哉此僕所以一見傾嚮樂與之交
而願相從遊受切磋琢磨之益者也胤源於尊先師
蓋嘗聞風悅服不後於人而特未及一拜耳生同一
世竟違親炙迫切深恨每欲從其登門之士尋叩一
二緒餘而未得也今足下學有所受可與人共之幸
乞毋惜提示以警愚陋焉

與房汝良

所諭年進業退末由自立之歎有以見學如不及之
盛意而僕亦因此深有所警發矣光陰易逝學業難
成此朱夫子所以有歲暮金丹之詩也吾輩今皆已

過半生工夫不可一日悠泛也願宰相與勉之地隔千里合席無路書尺往復終不如面不知何時可得相對討論也

別紙

太極圖說與鬼神合其吉凶實用乾卦卦文言之文而吉凶二字易本文註及圖說註皆未有詳釋處高明之會疑當矣自作之凶初非可言於聖人身上而所值之吉凶則聖人蓋有不幸而遇凶如文王羨里之囚夫子圍匡之厄是也聖人遭此患難而能順而安之則此便是與鬼神合處然則此吉凶字雖謂之所

值之吉凶可也來意以爲其德其明其序皆屬聖人德性而獨吉凶以所值言則其吉凶之其字與上文三其字文勢不合云而愚意則吉凶雖曰所值值此吉凶者聖人則吉凶便是聖人之吉凶與上文文勢有何不合乎然所謂吉凶非但所值之吉凶亦有所使之吉凶所使之吉凶如聖人在上刑人爵人是也爵必以德刑必以罪與鬼神之福善禍淫同一理也則此亦是合其吉凶處然則吉凶又不可專以所值言也大抵吉凶二字所包甚廣謂之福善禍淫之吉凶也得謂之體物不遺之吉凶也亦得統而言之則

屈伸消長之數也。屈伸消長之直作吉凶，雖似不見，而其實則然。圖說篇末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非吉凶乎？死生始終，卽屈伸消長，則屈伸消長非吉凶乎？來諭所云，蓋已得之矣。至如或者之說，知吉凶如鬼神云者，亦可備一說，而恐非正義也。中庸之至誠前知，固是聖人之事，而終屬知一邊，以此而語合吉凶之吉凶，則似偏矣。合吉凶之吉凶，所包甚廣，則知吉凶固亦在其中矣。而若舉其全，則非專以知吉凶言也。易文言註雖無詳釋，亦有一處可看出者。小註吳氏說曰：所以能吉能凶，天地之理主宰之。

能吉能凶之能字，非知吉知凶之謂，而乃作吉作凶之謂，則合吉凶之吉凶，非獨言知吉凶也。明矣。今若只以知吉凶如鬼神爲言，則鬼神能作吉凶，豈但知之乎？故曰：或者之說，非正義也。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魚君必

錫中

二程全書問目

伊川言孔子爲匡人之圍，亦苟脫也云云。

此段似是設辭而記錄，有未詳也。其起頭當入若使意看，蓋曰：若使孔子當圍匡之厄，有必欲免之心，則是亦苟脫也。云爾。聖人行於患難，安於所遇，必不苟冀其幸免也。以匡人其如予何之語觀之，可知矣。此

免字有倖免之意與慮患防虞之道不同慮患防虞之道當言於微服過宋不當言於此也程文大抵簡奧難曉類此愚欲如是解看未知如何

明道言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云云

稱堯夫以內聖外王之學褒也非貶也聖道王道固一也而聖有窮而在下者聖不得兼王道矣故分而言之從修身而至於極處則謂之聖從治人而及於天下則謂之王修身治人有內外之別故曰內聖外王似無可疑

明道言謝顯道記聞甚博此便玩物喪志謝不覺

恧然汗出明道曰此惻隱之心云云是可謂羞惡不可謂惻隱未知如何

人有疑此而問於朱子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則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觀乎此則羞惡之心能動得來者是惻隱也恭敬是非皆然仁既兼義禮智則惻隱獨不兼羞惡恭敬是非乎此等處當自體驗方得

伊川言許渤隔窓不聞其子讀書聲此人持敬如此云云讀書之聲甚近吾耳豈有不能聞之理乎

程子之稱之必有以也

程子之言蓋謂渠所謂持敬乃如此耳非謂其真能持敬也

晦庵言延平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驗得氣象如何云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云云若驗察氣象之如何則是心之已發其可乎

此驗字不可看得重非思索省察之謂朱子答人之問曰驗之但欲見其如此耳但欲見其如此則何至為涉於已發乎朱子嘗云以不觀觀之則豈有以心觀心之弊乎退溪亦謂楊羅李三先生皆性本沉靜

而以求求之故無病而有得愚故曰此驗字以不觀之觀不求之求認取則不害為未發也此處當自用工夫不當以言語求也

答朴季立 命壁 大學問目

序文曰人君躬行心得云云

躬行心得只以表裏言不必分體用看朱子嘗釋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此亦先言行而後言心得語勢固有如此

明明德小註新安吳氏說云云

有生之初豈無氣稟之所拘乎如子越椒之始生便

惡是有生之初氣稟拘之也人性本善而氣稟有善不善者性卽理理一而已氣則有二五不齊故也本善之性爲氣所拘者如水本清而爲泥沙所汨也性固天之所命而氣亦天之所賦觀中庸首章章句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可見矣人不稟氣於天而從何自得耶氣雖性命稟來者而紛紜雜糅生人物之萬殊故不特有清濁粹駁亦有偏全通塞之不同也有定能靜小註朱子說云云

朱子曰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者非以理心之在彼在我而言也蓋定是理之有定故曰有靜是心之能靜故曰能

致知在格物云云

致知格物便同一事纔明彼卽曉此故以在字緊貼說而至於收功時則必須物之理盡然後其知乃至不得無先後之序故至是與六條同例言之此意已見於尤翁所記沙溪先生語錄矣功效雖有先後本同一事則何可謂之不親切乎

本末章小註云云

盧玉溪說蓋以經文傳文之相照應關鎖處言之非謂本末之意卽具於首章不必又說本末章也來示

終始章之不可不有如一般云者恐涉泥矣或問已言之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畧未必如是之屑屑

治國章不言治國在齊其家云云

此章不曰在齊其家而曰必先齊其家者權陽村以爲承首章厚薄而結之沙溪取其說蓋將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用必先字非偶然變文也平天下章小註胡雲峰說云云

胡雲峰分作八節尤翁嘗不取蓋以分首節爲二節合言悖康誥爲一節爲非也

答朴季立中庸問曰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云云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當以四箇意看而不偏不倚以未發言無過不及以已發言至於智愚賢不肖以氣質言若以已發後中節者論之固可謂無賢不肖之過不及矣以未發時在心之中論之此是一性渾然氣質未用事時豈有智愚之可分乎一偏字固可爲中之對而但言不偏則將不知其爲未發之中爲時中之中故以不偏不倚屬未發以無過不及屬已發分體用說也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云云

道者坦然無邪曲故必曰正理者確然有準則故必曰定

第一章天命之性章句云云

人物之生各得之各字是皆字之意則物之性亦有健順五常可知矣

馬之噬牛之觸非天命之性乃氣質也真西山之說是矣以牛耕馬馳爲本然則可而其觸與噬則非本然矣觸之噬之是相害之意則惡也惡出於氣矣至如麒麟之肉角自是仁獸譬之於人柔善也猛虎之磨牙自是戾蟲譬之於人剛惡也周濂溪所謂柔善

剛惡皆氣質也物之善惡已分於有生之初者是氣質之不同也何謂非氣質之使然也然氣質亦是稟受於天則牛之觸馬之噬亦不可不謂之理也是氣質之性也

第二章反中庸之小人云云

反中庸之小人與大學誠意章所謂小人豈有小異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則便是無忌憚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非真有忌憚也是僞爲善而誠於爲惡也極無狀矣與反中庸之小人一也

第十七章先言位祿云云

位祿有早晚而壽則其終也中庸稱大德之所必得要其終而言故壽居後人之富貴必有壽然後可享故洪範序五福而壽爲第一此所以言之先後不同第二十五章章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云云

道自有體用而與心對言則道却爲用也何者心是主宰一身者故爲本理是散在萬物者故爲用朱子說或有以理爲體處或有以理爲用處語固各有當也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必有是事之云不可以言語求之今於萬物而觀之可見彼花木之無知

者其倏然而開倏然而落皆有心也以此推之何物不然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是無形之心也非有形之心也物皆有心有事其無爲而成者亦心也物若無心則聖人何以訓方長不折啓蟄不殺乎

答朴季立

多少示諭可見求道誠切有奮發邁往之意立志如此何遠之不可到哉區區竊深嘉歎然進銳者易退欲速則不達此不可不戒孟子所云勿忘勿助長是正當節度不須計較功效反生病痛也如何如何書中先生之稱何其誤也無受業請益之實而加以此

號得無爲浮文虛辭乎吾輩間相待不宜若此且愚
陋何敢抗顏有當乎後以書來必改此二字勿復用
之望也

答朴季立

所示人物五常異同之疑係是極精微處在座下恐
發得太早耳愚之嚮日所引卽朱子中庸章句語則
何謂與朱子說相反也朱子於前後非有二說孟子
生之謂性章則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故孟子斥之
朱子於集註以人物偏全言之是兼氣而言性也子
思所云天命之性卽窮源極本之性人物所同受者
故於章句以各得健順五常言之是不雜於氣而言
性也語固各有當矣不可執一而廢一也然此說爲
儒家之爭久矣止泊無期姑置不論也

答金仲則

彝行

禮有有事則告之文則喪中赴謫者臨行告于靈筵
而哭辭似當

喪人謫中遇練祥而若無許由歸祭之令則變除於
他所雖甚痛缺勢不得不然喪人是主記者則靈筵
行祭使在家之子弟攝告行之無子弟則親屬亦可

答尹仁之

善大

善大遭室人之喪服不杖期考於喪禮則凡喪父
爲主又曰父不爲庶子之妻爲喪主故夫皆爲妻
杖得伸朱子曰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
在其父云則父在之日雖於母喪旣不得伸其服
而至於妻喪杖期得伸未知何所據而然耶

所詢禮疑奔喪與喪服疏本自不同而但奔喪之文
父在父爲主者謂庶子婦之喪同宮者也喪服疏父
不爲庶子妻主喪者謂庶子婦之異宮者也以同宮
異宮而父之爲主與不爲主異焉則二禮自不相碍
矣然近世玄石說以爲勿論同宮異宮一用父在父

爲主之文而適庶婦之喪皆當主之故人家多依此
行之父旣爲主則當不杖今左右之以不杖期爲定
誠得之矣父在母喪不得伸三年而爲杖期者家無
二尊之義也至於妻喪則有異雖於父在之日旣已
異宮而已自主喪則似無不可得伸之義故遂服杖
期古禮之意如此似無可疑

祔祭舅主之虞卒夫主之之文旣有古禮明文虞卒
祝辭稱以舅使子某云云又見於問解遵用無疑旣
曰舅使子某則父爲主之義自在而亦合於虞卒夫
主之文如何如何

子婦喪題主不書亡字而只書以子婦某氏神主有
寒水先生說依此書之似當

答尹仁之

沙溪先生曰父喪既頹方行妻之二祥既曰二祥則
練之當行無疑矣或者引三年無改之說未知何所
據也

記曰大功主人之喪爲之再祭舅於子婦服雖期大
功其夫服妻實具三年之體則當爲其夫行練或以
適子父在爲妻不杖則不禫之文而并與練疑其無
則誤矣况耐祭舅主之虞卒夫主之則父雖主喪何

可不許其夫之爲妻練乎然則父在亦當行妻之練
矣父歿而行妻之練未見有變於父在之嫌也

答尹仁之

頃者俯示疑禮問於沙川則所答如此若據此義
則無論父之在不在而旣不爲杖期則似不得行

練未知如何不杖則不練亦果在禮疏耶

沙川說曰愚見

則禮疏所謂不杖則不練不禫者似是一貫道理而據喪禮備要杖期註庾蔚之說與尤庵答人書母亡而父旋亡者猶不得伸母三年則妻喪尤難有變於父在也至於虞卒哭夫主之禮在後世以父題主之後則恐行不得也

尤庵答具時經書曰妻喪實具三年之體段故杖練

祥禫四者只是一串事今以不杖而不禫則獨行練祭恐是半上而落下竊謂小記註說恐不得爲定論也然旣不得攻破註說明文則只得依此行之不至爲全無所據尤翁旣以獨行練祭爲可疑而其下猶且云爾者何也蓋慎重之意也故愚則欲從然字以下語

妻練一節愚意雖父在亦當行蓋禮只言不禫而不言不練也父歿雖行妻之練其不杖禫則自如豈有變於父在之嫌乎似與父喪內遭母喪者不同矣然沙川所論如此愚何敢自信也

禮疏固無不杖則不練之文而或云雖不言不練實則舉一而并包未知其的然否

答尹仁之

小祥之具若用古禮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云而今俗斬衰之喪當其變服絞帶多以熟麻換用布與熟麻未知孰是

腰經用葛絞帶用布卽古者虞祭變服之禮而移用於小祥故也斬衰之喪練時或有用麻絞者此是巍巖之論蓋欲不從賈疏變布之文也然儀禮經文所未備者當用疏說則賈疏恐不可棄且文元先生旣

載於備要則雖斬衰練絞亦當變布如何如何腰首
經以無葛用穎之義葛若難得則代用熟麻何妨

籤論尹仁之尙書劄疑

舜典陟方乃死集傳以陟方訓以殂落若據此說
則與下文乃死重複而諸家多以陟方嶽爲正故
乃有舜死蒼梧之文姑從之

陟方卽魂氣升于天之一方將書其死而只曰升于
方則語不詳明故必下乃死字非重複也堯稱殂落
不復言死者落是體魄歸于地旣云體魄歸地則不
必復言死也集傳訓陟方以猶言殂落而死者蓋曰

魂升魄降而死亦未必不成文義故也諸家陟方嶽
之說所謂方嶽何方之嶽如果南巡則是南嶽必不
泛稱方嶽故愚以謂諸家說不可從

大禹謨允執厥中中者太極之中若以體用之道
論之中是體權是用中若無權則無以稱輕重量
多少矣

中自有體用非必待權而後體用方備也此權字泛
稱權輕重之權則固亦無害而若是對經之權則權
有遭變事而後行者今謂中非權無用則經常之道
豈有體而無用乎

惟口出好與說命惟口起羞不同者何也蓋善人之言百祿從之惡人之言百殃隨之可不鑑於是哉

出好下有興戎與戎與起羞同

禹貢或謂以五行相生之法治九州之水如云冀是北屬水故先治冀州以合天一生水之意而兗青是東屬木故次治兗青二州以水生木徐揚荆是南屬火故次治徐揚荆三州以木生火豫是中央屬土故次治豫州以火生土梁雍是西屬金故終治梁雍二州以土生金此是相生之理先後不

紊矣如鯀之謂汨陳五行者先自徐揚州始其治水亂其五行之次序故績用不成云此說如何九州治之先後合於五行次序雖似有理分排太巧恐涉傳會且鯀之汨陳水是五行之一而墮之故一行汨而餘皆汨未必由於自徐揚州始也

堯典始而天文明舜典繼而人道修禹貢成而地理通

二典禹貢分說三才儘妙

玄圭圭形上圓下方以體天成地平而色象玄者林氏以爲水色黑故然也此說爲妙

玄圭相水之色圭本上圓下方躬信圭之制豈皆體
天成地平乎如必曰象乎成平則取水之義不專一
矣

湯誥賁若草木集傳以爲天命不僭燦然若草木
之敷榮此甚未暢書中若字多以順之之義用之
如伊訓所謂鳥獸魚鼈咸若者是也此章賁若之
若字亦以咸若之若字看之則與朱子所謂草木
華美百姓豐殖人物皆遂者其義可相合

朱子說草木華美恐非正論其下答人問曰連上句
天命不僭明白易見云云當從此訓陳新安說亦甚
分曉如以書中若字多是順義欲將賁若之若作咸
若之若似近拘泥

說命夢賚良弼或謂難言其有是事也然一夢之
賚安知良弼而爰立作相乎或者武丁生長民間
傳說版築時已深知其賢故嗣位之初有此爰立
之舉必以上帝之賚托爲說辭者商俗尙鬼故欲
信衆聽而然也此說如何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夢見上帝之賚分明知其爲良
弼矣畫而求之人有惟肖則於是舉而爲相而不疑
此高宗之所以爲聖也而說者以爲高宗居于民間

近齋集 卷十七
已知傳說之賢及其爰立托于帝賚以信衆聽是不
知天人相與之際感應之妙而以私智妄度聖人者
也若使高宗如此則是後世之權謀術數而高宗豈
爲之哉此不可不辨

舊學于甘盤甘盤之賢不下於傳說而高宗之世
甘盤不現無乃隱遯者流耶

甘傳優劣未敢知而若曰隱遯者流則果哉非大賢
之正道也高宗之世甘盤或已死耶抑列於庶位而
適不見於史歟

泰誓于湯有光舜之禪禹則實有光於帝堯而武

王之伐紂亦有光於成湯耶余則謂武王之武功
本於成湯之慙德矣

成湯之有慙德蓋見至公而無私也武王以湯之心
而行湯之事豈不於湯有光乎以孔聖論大武未盡
善之訓觀之干戈固不及於揖遜而以孟子聞誅一
夫紂之語觀之可知武王之衣戎而身不失於令名
洪範九疇之敘寔本於五行故每一疇皆止於五
而至如八政三德六極則其數之不一者何也八
政則食貨祀雖是三事而有食則可貨殖可祭祀
固是一事師及司寇皆是治奸禁暴之官則亦非

二事若以貨與祀兼於食師合於司寇則原八而減三固無違於五數矣三德則正直剛克柔克雖是三德之體剛柔之用各是二事則三而加二固是五數也六極則疾與憂亦一事而合於五數矣益信九疇之本於五數而五數之本於五行也

妙悟處

酒誥一篇聖人之垂戒深矣或謂廟用玄酒射用醴酒則舉世無酒有何所妨此說如何

宮室之制備而不可復爲檜巢土窟服食之用具而不可復爲草衣毛茹蓋人文漸著而古今異宜也天之美祿降已久矣而爲用甚大養親而酒以扶衰老奉先而酒以交神明此不可無也祭尚玄酒射設醴酒特不忘本耳何可盡廢清酒乎酒誥本文祀茲酒亦非止用醴酒之謂也

洛誥夫堯舜之都冀州文武之都豐鎬天下之好基業今洛之爲邑黃河洩後面之氣伊洛瀉明堂之蘊顧其左右前後無名山大川之限土地平闊風氣卑弱平王東遷之後遂不復威服侯甸然則周公之勞適足以啓下堂見諸侯之微乎

風水之說不見於經堯舜文武之時諸侯咸服以德

之盛也非由冀豐鎬之地理平王之後周室日卑以
德之衰也非由東洛之風弱其不聞在德不在險之
言乎

無逸考武成篇則歷稱公劉大王王季文王金滕
與無逸只稱三王不舉公劉而無逸乃成王時書
也當以武王之德參於三王而終無稱焉何也
武成之先舉公劉歷陳積累之勤而必本於遠祖也
金滕之只稱三王祈禱請命之事當於世序之近也
無逸之不稱武王誠似可疑然文武之德前後一揆
法文祖卽所以述武王也無逸之不別稱武王其以

是歟

顧命河圖在東序河圖之書始著其名而未釋其
理無乃唐虞以前事畧其遠而然歟

河圖有羲畫文演與洪範同此特舉先王世傳之書
而及之耳不必釋其理今謂畧遠者恐未是

康王之誥釋冕反喪服若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
召公之賢亦未必使嗣王歸於失禮矣

衆言淆亂折諸聖召公制之孔子取之則其禮之必
非謬誤可知也朱子於此固有兩說而當以答潘子
善書爲主韓南塘於言論同異攷已論之

君牙暑雨祁寒小民怨咨暑雨祁寒乃衣食艱難之時宜其民之怨咨穆王特發此言憂其疾苦可謂明哲之主然終無實德之加於民余於是益信傳說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訓焉

切至之言

近齋集卷之十七

近齋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答李容之 溶

答高生 興濟

答洪生 義復

與白生 漢章

答朴生 曦

與金生 履敬

答朴生 景俞

答朴生 景孚

答或人

上宗叔父僉樞公師尹

上三從兄大諫公盛源

答族兄庶尹公一源

答三從弟伯常吉源

答三從弟穉百能源

答三從弟遠瑞鴻源

與族弟美仲趾源

與族姪士受宗福

答族姪聖亮宗周

答族孫如陵朋壽

答族孫士能弘壽

近齋集卷之十八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八

書

答李容之

溶

所詢禮節以斬齊輕重為主練後亦當常持父服之意為對矣更思之有不然者斬衰雖重練後自當有變節通典既練之後服母服之說雖不得從而閒傳輕包重特之文自是大經大法遵用無疑尤翁雖以此為恐亦駭俗而實慨然乎世人之不行此禮也非以此禮為不宜於今而不可行也自沙溪至尤春諸先生皆以包特為當然之禮則其為可行也決矣如

不用包特一節則無以表并有喪之意何可以今俗之所不便而不行正禮乎

答高生

興濟

父喪在於母喪未葬之前仍服期題主書以顯妣雖似徑庭而實則并行而不相悖之義也蓋仍服朞年則未忍變於父在也顯妣題主則父既死不可以亡室題之也各有攸當矣

顯妣題主之意亦當告由措語則當日先考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不肖禮當仍用父在母喪之例服以朞年而先妣題主依先賢定論當題以顯妣采增

罔極敢告依此用之如何

同時在殯異几有鄭康成說禮意甚嚴哀家雖以室屋之狹窄不得已同設兩几筵於一房之內然亦不可不以屏障之屬爲之限隔朝晡上食朔望祭奠皆先後各行爲宜若用古禮待父虞祔畢行母虞之文則一位過行一位未行有何未安未虞之位追行上食亦何未安耶至於一時行虞而只以設饌讀祝畧分先後者大違禮律蓋待父虞祔畢而行母虞祔禮有明文尤翁必欲守此禮而南溪則以爲行母初虞於過葬幾旬之後非急於安神之本意欲令人之遭

此者行父虞之明日行母虞再三虞亦次第如之然如是行之母之虞祭將違剛柔之日亦似未安不如從尤翁說之爲峻正耶抑有一道葬日之內日力如可斡旋則父虞行後又行母虞皆不踰是日再三虞亦於一夜之內次第連行似無不可冬節則夜長足可行之丑初始事行父虞訖寅正寅末間行母虞則卒事雖至於日出何妨也
三年內遷葬山下靈座與家內几筵兩處並設朝夕上食曾見有先賢定論當遵而行之耳

答高生

人有服斬祥日在今二十四日而今月初十日又遭母喪齊衰成服後當持斬衰歟持齊衰歟斬衰之祥齊衰葬前將不可行而祥日告其不當行祥之故歟既有告辭則畧備饌品無妨歟斬衰之祥退行於齊衰葬後而本祥日已過則几筵雖在而上食其可止歟齊衰之中斬衰之禫不可闕歟願聞斤教

斬齊雖有輕重未葬與已練新舊不同後喪卒哭前當持新喪齊衰卒哭後始返舊喪斬衰禮意似然至於前喪大祥退行一節禮當告由於前喪几筵而設

饌單獻則後喪在殯不可行只用告辭恐宜本祥日雖已過几筵不撤則上食何可止之耶如前行之無疑喪中不禫已有沙溪說斬衰雖重母喪中不可行禫矣

襲用桑笄男女俱當今亦可行而無疑歟其安髮之制可得聞歟

襲時桑笄今人不用何必泥古安髮之制男喪束髻女喪繫組盤置而已

答洪生

義復

洋學之熾蔓非傳者之過也無論京鄉其說肆行愚

氓奔波互相誘惑衣冠之人往往陷溺於其中甚可寒心 聖明在上萬品咸囿德教而此輩反在化外尤可痛也其說之醜悖妖妄固不可殫數而卽其不祭父祖一事曾豺獾之不若矣孟子之闢楊墨爲其近於禽獸也况不如禽獸者乎是宜辭而闢之廓如也韓愈曰釋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今洋學之害甚於釋老而孟子尙矣如韓愈者當世亦鮮有聞焉可勝歎哉韓愈之於道不過只是因文而入者猶能尋墜緒而回狂瀾况大君子之不欲以韓愈自期而乃願學孟子者則必當明天理正人心

息邪說懷襄之害使東土禮義之俗卒免於淪胥而
爲夷也任斯責者豈終無其人方且側耳以俟焉

近思錄理有善惡云云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之理字朱子以爲不是說實理
猶云理當如此既是理當如此則葉註所謂此亦理
之所有者不亦宜乎蓋天下無理外之物惡固非理
之本然而亦不可謂不本於理也然理之原初豈有
爲善爲惡之端理純善無惡拘於氣稟始有惡矣註
說善惡由分在於氣稟雜糅之下則何嘗不言氣之
所爲乎惡雖氣之所爲而若無如此之理則氣何以

爲惡乎故曰理之所有雖曰惡亦理之所有亦豈因
此言而有認人欲爲天理之病乎善惡之不同如水
炭黑白實則易以分別特人自不察耳然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果亦有難辨處故或認賊爲子或認子爲
賊此君子所以貴窮格也聖人所以有惟精之訓也
學者所宜兢兢焉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云云

善惡皆天理之天理亦天命賦與之理豈於天命賦
與之理之外又別有天理乎就天命賦與之理指其
本然則純粹至善指其末流則汨而爲惡此所以言

近齋集 卷十八
善惡皆天理也墨子兼愛本是惻隱之心而其弊至於無父故朱子以此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由此觀之豈非惡亦出於理者乎來示云程子言此天理者非指理之本然處而但言理之所然處大槩得之矣

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云云

此段水流而就下與皆水也以下語朱子以爲兩譬喻當時只是滾說了若作兩譬喻看則無可疑矣程子論性兼言氣與孟子不同然氣質之性與本然之性實非有二性故雖以清濁遠近喻氣質之性而於

孟子道性善之下則以水之就下爲喻也讀者於此當認取大意而已繼之者善繼是天命流行之意至成之然後方是性故朱子每以爲孟子性善說得下一截而天命流行之體善則人所稟受之性亦善可知矣

與白生 漢章

數面之契至淺也而乃其情則如舊耳西望千里日夕馳神比因仁里中人歌鹿之行畧聞德履動靜稍慰此懷春氣向暄不審起居復何如胤源奉親粗保而數年以來疾病侵尋長不離床第之間刀圭妨書

冊呻吟奪伊吾立志既不固而所被阻障又如此悠
悠日月其肯待人耶極可憂懼也儒門不幸漢翁易
簣後學之慟如何可言顧此雖未嘗執贄而平生尊
慕無異師生亦不勝哭吾私之悲耳前書稱獎過隆
令人愧汗固知座下愛我厚欲推而納之於古人之
域而其奈愚陋之非所當施何哉所謂擔負斯文扶
持世教云者卽大儒君子之事愚何敢當愚何敢當
擬人必於其倫座下亦宜更思之也胤源初豈有學
問質本愚鹵性且疎懶幼不知洒掃之節長不習窮
格之工猖狂乎詞華渙浚乎舉業顛倒狼狽以至於

今晚始悔悟欲返斯學而已有扞格勤苦之歎見識
窒碍而難通氣質偏滯而難變方寸之中勞攘常多
一身之上過尤徒積存養踐履全無所得恐遂因循
放倒至於老而無成也座下資性淳厚工夫篤實鄉
士服其學識里人稱其行誼所存之充積可知也嘗
聞出入於泉翁之門薰炙講劇者數十年實有飲河
之量觀海之識則屈指西儒座下當爲第一流而今
乃過自貶抑有若空疎者然何哉固出於謙牧之意
而豈亦以所處遐僻或遜於京華文明之地耶苟其
人之卓犖偉傑則不爲山川風氣所局故遜庵起於

西方松巖起於北方似此諸賢曷嘗不出於遐僻之
陬哉願座下無徒退讓自重其身益加進修終成其
德使能城十室之邑有道學之君子則愚將欣然而
拜於下風也不宣

答朴生 職

來論正衣冠尊瞻視爲收斂身心最先者甚善但云
生長農鄉貧窶勞力無所施於身心之工則恐似不
然士方隱居時孰不躬耕伊尹之聖焉而耕諸葛亮
之賢焉而耕兒寬之經術而耕董邵南之才行而耕
治天下固不可耕且爲也學問則自可耕且爲也蓬

戶褐衣卒稱孔門之高弟則貧窶非害於道者也漁
樵問答載於邵書之經世則漁樵非不知道者也高
明之引古之隱者而自歎蓋亦善覺悟矣既有進學
益智之心而知不明行不篤云者若非過謙之辭則
實是體驗之言也進寸退尺間斷之故也果決不勇
立心不固自知之明也知得如此是病便不如此是
藥何必問人爲也幸勿以貧賤自沮亦勿以耕農自
諉惟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爲心先難後獲真知實
踐無求欲速之效則自然歲計之而有餘矣聖賢成
法布在方冊燦然如日星炳然若丹青由之而行則

近齋集 卷十八
何患乎不得其門庭不涉其階級而乃反顛倒迷惑
莫知其何先何後則此非他窮鄉獨學指導無人讀
書雖久而不知其味故也試取近思錄心經等書朝
暮玩繹反覆體認則庶乎其有得矣前日奉勉寬而
栗三字蓋欲備弦韋之助而今承有不能得中之示
竊所慨歎寬栗本宜并行而何不於寬栗間一而字
深味而體行之也座下之氣稟自謂足於寬而不足
於栗云夫學問所以變化氣質故先儒曰氣質之用
小學問之功大亦須猛省下工亟加矯揉以祛其一
偏焉小學註中程愈之集說何士信之集成吳訥之

集解陳選之增註皆舊本之所不載而今本載焉者
蓋今本比舊本欲加詳故也栗谷彙分諸註沙溪攷
證則已經二先生之手豈無所主而然哉論語諸篇
惟鄉黨一篇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而他篇則未盡然
蓋記之者非一手故也然亦多以類而附焉此則不
可不知也與座下不見今已多年不知地位方造何
等而學問多出於寒素義理不奪於貧窮才識可以
充擴規模可以展拓惟當窮理力行卓然自拔於鄉
曲流俗之中而其所當先者則論語之主忠信孟子
之求放心是已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心有不存

則理亦不明故也必用此二者爲先勉勉不已則將有無限好消息如何如何
儒者之有真僞自古而然如君子儒小人儒是也故就以學爲名者之中分別得爲已爲人之不同則真假可辨矣今論中只以學問之士爲真儒文詞之人爲假儒恐欠精細
末段所斥今人之言小學不可讀荀揚莊馬熟讀等語此誠近俗之痼弊論之是矣人而不讀小學何以爲人習荀揚莊馬之文則歸於異端浮華皆可哀也座下之慨然立論可見其超脫令人欽歎

與金生

履敬

冬春來連讀何書讀書所以維持此心且開廣知識蓋不可一日而廢也以君之年少聰明誠能勤學不已漸有長進則上可爲遐方之巨儒下不失爲一鄉之善士願無自棄而勉勉焉以副此望讀誦之暇雖時時作文亦當多積而薄發至於旬題白日場非所汲汲也嘗見鄉曲秀才纔知作七言便已汨沒於此終不能爲通經有識之士此可深戒者也須知此意必先以讀書飭躬爲務如何

答金生

近齋集 卷十八
所問四書次第朱子之訓每以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最後中庸爲言而栗翁擊蒙要訣所載亦如此其序固不可倒也然今旣未能盡依此法則孟子讀畢仍讀論語亦何妨也然終未若先讀大學之爲好蓋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故也會前已讀小學否習熟小學有根基可據而後入於大學方有下手處此又不可不知也深嘉遠問之勤畧布舊聞耳

答朴生

景俞

所詢謹悉祥而不爲入廟大違禮意似爲或說所誤而或說因襲俗謬決不可從也先廟本不行朔望參

者新主祔後一體不行朔望理勢然也何可因此而必欲行朔望仍奉於几筵耶支子之奉安別所者朔望哭行之節亦非可旁照也情雖無窮禮則有限父在壓屈之義至嚴且重何可爲此苟且循情半上落下之事耶 國初及中葉間人家蓋多有父在母祥而不撤几筵仍行上食者矣其後儒賢輩出禮文大明舊俗變而從禮無復以此疑問者故謂儒先文字中不見耶然攷之南溪說杖期條答鄭泣之問則大畧可推而知矣祥而不祔廟旣失之於前今爲善後之道莫如於禫前一日措辭告由於先廟及新主追

行入廟之禮翌日曉奉出新主行禫祀於靈座故處
爲宜未知如何

答朴生

景孚

卒哭祝既書朔干支則似不當疊書日干支當何
取舍耶愚意似當取先而只書朔干支茲以仰質
初吉行祭者不必疊書朔干支雖未見先賢所論而
以文理推之則疊書無義來示取先而書朔似爲得
之

卒哭祝祖考明是亡者之屬稱而何不用顯字亦
有意義歟

凡稱祖考以顯字是告者之辭今此祝中祖考從亡
者而言故不稱顯似無可疑

子喪祔祭告亡者祝哀薦祔事之哀薦二字據虞
祭祝父告子陳此之例改以陳此祔事未知如何
哀薦改以陳此爲宜

寡嫂親病待變若於卒哭前遭故則成服前不可
來參祀事而此非主祭者不必以此退行耶

卒哭行否固無關於亡人妻之參不參而但以亡者
言之則爲新喪之子婿也受盛祭於未殯之前得無
未安耶蓋禮曰卒哭而鬼事始卒哭前則猶有象生

時之義故耳退行於後剛日亦似無妨

卒哭祝躋祔祖考云者既從亡者之屬號而祔祭告亡者祝適于顯曾祖考云者何用告者之屬號耶前後判異殊甚未安欲改一祝使之相侔如何卒哭祝言孫祔祖之義故從亡者而稱祖考祔祭祝謹以清酌庶羞之語是主人之事故從主人而稱顯曾考各有攸當非判異也決不可改一祝矣

祔祭並出考妣位行事合於禮意耶

以備要祔祭條母喪則不設祖考位之文觀之亡者是男子則祔祭并設祖考妣位可知蓋考享而妣從也

答朴生

有喪十五歲子既未冠娶則當用殤服銘旌與題主何以書之耶

殤喪銘旌尤庵以爲當書某秀才某是姓之謂如金秀才李秀才之類

殤喪題主陶庵欲於亡子下添一童字童字下當書名耳近世亡子題主或有不書名者而童子則書名何妨

伯嫂忌日卽再明公除前似不可備禮恐當以單

獻畧設未知如何

所詢忌祭一節從前諸賢皆欲於國葬前以單獻行之而一自頃年先王朝定制之後私家忌祀不許行之故並與單獻而亦廢之矣然此謂大喪與內喪也小喪則臣民所處自與大喪有間葬前單獻恐無不可然前例罕有故先賢未有論及愚何以臆斷耶此事惟當遵朝廷法令而姑無出舉條知委事誠爲難處矣近聞議論或云忌祭公除前全廢公除後單獻或云私祭廢否只當論國葬前後不當論公除前後未知兩說果孰是耶公除後雖行

忌祭三獻則不可蓋私服期大功葬前忌墓祭單獻畧行則况儲君之喪未葬何敢備禮乎尊嫂忌日在公除前則似在當廢之科愚見則如此矣

答或人

次孫承重一欵自古議論有甲乙誠難勘定然沙溪先生及南溪皆欲從范宣說范說卽以次孫服喪爲是者也蓋以支爲嫡雖云嫌疑祖喪無主亦係重大則既有衆孫而無爲之服三年者似甚不可次孫姑爲服喪承重待異日長孫立後告由歸宗恐爲變禮中得正者如何如何

代父受服者因葬制服既有宋敏求議服制令所定
今次孫承重者受服亦當於啓殯日爲之
童子有杖無經蓋首經非免而是缺項不冠則無缺
項故也

答或人

合櫛別無告辭其日曉奉主就正寢後合櫛而仍爲
行祭祭時用祝文卽備要所載合祭新主祝也承重
孫則原祝中顯考顯妣改以顯祖考顯祖妣

答或人

所詢禮節前期發柩之家祖遣奠祝靈辰不留往卽

幽宅云云似無太預之嫌安用添入措語乎自京第
旣行祖遣奠則山下停柩雖多日臨葬時不必更爲
告辭蓋前已以往卽幽宅告之矣有何更告之語耶
再告亦涉煩禮恐不可爲也

答或人

所示諸賢問答此亦曾已見之者矣端緒紛糾固難
折衷而愚意則每以爲心喪變制必待吉月然後方
爲安於心亦得心本非服之義似與三年喪之禫月
行吉祭者微有不同故向者面告果有云云矣今見
來紙中尤翁說是泛指三年喪而非指心喪也且考

類輯本說則有月數經縮之語先生已有持難之微
意但其然字下雖似可據而祭後合禋之云與後月
少牢配之文不同此愚之未能無疑也禫月吉祭而
猶未配卽士虞記文而見於備要吉祭條小註禫月
雖行吉祭而復寢必待來月從前得見於一禮書中
而病昏記不得未詳爲誰說然後月少牢配之前則
復寢猶似未安矣大抵愚於吉月前赴舉一節欲從
禮疑從厚之義而恐亦易以致訟須使當之者博詢
而量處焉

與或人

所論明德說與愚見不啻燕越於前日鄙說多有聽
瑩者雖曰破聾愚未之信也議論雖極辨博而審擇
不精援引不切全迷乎心氣之別源頭一差枝葉皆
病若不更思則恐輾轉致謬也人見例多參差固不
可強使之合而至於此則類非文義間小失所係非
常不可不商量歸一者請復申前說而更加詳焉幸
勿戀着舊見虛心聽之愚之以明德爲心者何嘗離
了性而將此心作一空殼看如釋氏之爲耶夫心之
名何爲而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言心
則性在其中矣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是也足下聞

明德是心之說而以離性爲憂何其過也此愚所謂聽瑩於鄙說者也盛諭以爲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則非心外之物夫虛靈不昧只是心而今謂非心外之物是以虛靈不昧爲心中所藏之物而與心爲二也其果成說乎又以爲只謂之心也則似欠曲折夫以一字解明德一字之內何暇盡其曲折然其語勢必曰明德是心明德二字形容得一箇光明底物事則亦不可謂全無曲折足下如以愚言爲欠曲折必欲詳其曲折且細看朱子章句自明德者至者也二十四字則可盡其曲折矣具衆理應萬

事卽明德之曲折而具之應之者非心而何章句二十四字約之則爲明德是心四字又約之則爲心之一字是心也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也人居天地之中而最靈心居一身之中而至靈能統其性能全其性者皆此心而初非有聖凡之殊也故心善之論所以發也聖凡之不同者氣質也非心也聖凡旣同此心則聖人豈有未純善底心乎盛諭以人道心之危微作心非純善之證朱子嘗論人心之危而曰危未便是不好豈可以其危而謂之心有不善耶舜之此訓初非爲論心說將告治心之方而指其可憂可戒

者言之故曰危曰微此二句非說心之本體也若言
心之本體則中庸序中所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未及乎人道二心之分也人道心見於已發之
後是心之用與明德包體用說者不同矣至於操舍
存亡之心蓋言心之爲活物而不測有天飛淵淪之
危實兼真妄邪正而言者是與明德之心專指本體
者不同矣况且操舍者人之工夫存亡者心之體段
明德純善之本體初非侵及於人之工夫上無待於
操矣盛論所謂操而後可以爲善者似若心本非善
而必待操而後善也心本善故欲其操而勿失若使

心本非善則又安用操之哉夫所謂危微之心操舍
之心皆非可混於明德之心而足下乃牽合之此愚
所謂審擇不精援引不切者也盛論曰理之帶氣者
豈可謂之純善是可言於氣質之性不可言於明德
之心心固氣也而與氣質之氣不同氣質之氣清濁
粹駁有萬不同是心之氣全是精爽其爲氣也亦虛
靈而已虛靈者不雜一物豈容得不善於其間此愚
所以有心善之論也今足下乃以虛靈之氣認作氣
質之氣然則朱夫子所謂心比氣自然又靈心無形
而氣有物等語將何以區處乎此愚所謂全迷乎心

近齋集 卷十八
氣之別者也明德之心無分數無優劣可以參天地
贊化育故張子謂心能盡性豈非純善底物而足下
何爲低看了此心認以雜於不善乎心固貯性之器
而是器也如以白玉之極精明者爲之無一點瑕類
千萬人之器同一此器非如他器之方圓大小形色
萬般者何可以其器也而謂之有美惡乎孟子性善
之論雖云不備而真所謂不言者不爲少也亞聖之
訓只欲使人勇往爲善有人皆爲堯舜之意其爲功
大矣豈若不明者之爲害哉然則足下勿憂心善之
論同於不備也且如德字之義則高意以朱子行道

而有得於心者釋之明德之德與他書中諸德字其
爲得之之義則同而未嘗帶行之之意蓋人之所得
乎天只說稟得而未及乎行也着行字於明德恐是
贅矣盛論以明德爲人心之得乎天理者章句所謂
人之所得乎天乃虛靈不昧之得於天者非得乎天
理而爲明德者也如曰得乎天理而爲明德則明德
是虛靈不昧理亦可謂之虛靈乎愚知其必不然也
所謂合心性而言之者愚豈不曰甚善而但以爲未
盡者以心性無主客也且所謂本心云者本心之稱
必因人之此心枯亡而陷於不善然後遂反其初而

言之曰本心今於明德全體源頭純善處直指而言則多一本字矣愚故曰不必曰本心直作心之尊稱可也心是純善而能盡其性者故加之以尊稱心若非純善底物則初何可尊之有哉至若釋氏之本心蓋以將心作性而云爾吾儒所謂虛靈不昧雖似彼之靈覺而實則具衆理應萬事與彼大不同今疑之以同於釋氏無乃過慮之甚耶盛諭每以爲一心字欠曲折夫水之分流派別謂之曲折然必尋其源則是水也江耶海耶明德之具衆理應萬事乃其曲折然將稱明德性耶心耶必先立其名然後方可及於

曲折如先有正文而後有註釋也如何如何講辨之道不明不措故如是覩縷幸足下垂察而如終以爲不可則更賜反覆如何

答或人

示深衣說添入一段此意思不可沒但晚歲深衣無續衽云者改以去曲裾之制似好蓋楊氏未嘗以朱子晚着深衣爲無續衽以裳前後連續處爲續衽而不用曲裾云而今盛說以爲求續衽於身兩旁故不能見裳兩旁別幅之爲續衽云者恐未必然語意似未明暢改之如何楊氏旣見家禮之別用一幅爲續

衽又聞晚年所制以裳前後連續爲續衽而去曲裾故不欲從家禮而從晚年定制者此也實非見其曲裾而不知爲續衽也盛論以此斥之則似過矣其必有辨之之文以下儘爲明白矣大抵此段添補先爲載錄於總論序文中曲裾本條又重複言之似宜未知如何愚於此猶有滯疑蔡淵是親登朱子之門者則所謂晚年深衣必曰擊而傳之亦可徵信且彼以爲司馬所載不得古意先生病之云則亦必耳聞定論而然今以出於曲儀而朱子引之爲證恐不足爲斷案幸更考家禮本文又加商量如何

上宗叔父僉樞公

師尹

旁題一欵沙溪先生雖云不可以是人爲主遂庵陶庵皆欲以長房之貧未奉祀者旁題此似可從蓋長房之窮而在遠者初無奉祀之實而徒書奉祀之名雖近假借然親盡之宗孫旣不可爲主亡人之名字亦不可仍舊則旁題不用是人爲主而其誰哉勢不得已也故姪意欲從遂庵陶庵說未知如何長房旁題而宗子攝行南溪雖疑之而尤庵以爲正當蓋雖曰宗孫旣是五六代孫則乃已毀之宗而族人不相宗者矣似無以卑使尊之嫌矣

新舊長房世序既同則只改旁註無妨蓋陶庵雖有盡洗之論南溪則有畧改之說從簡爲之恐宜

奉往時告辭設酒果或只焚香維歲月日干支庶玄孫某身在遠方使族姪或族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今以長房庶玄孫僉知身死某次當遷奉于其家而形勢貧窮流落遐鄉不能奉往諸孫同議當還奉于尼城宗家權安別廟敢請神主出就神舉謹告

用酒果則當日用伸虔告

還奉後改題告辭設酒果維歲月日干支庶玄孫某身在遠方使族姪或族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今日神舉既還宗家將安別廟不勝感愴某雖以形勢貧窮不能親自奉往而既是長房當次之人禮當書名旁註祭祀使族人攝行今將畧行改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云云

上宗叔父

國哀臣民普慟今日祀事想不得行愴缺何勝補編定制之後忌墓祭全廢無疑而廟中俗節朔望參論說不一或以爲此不入於禁祭條無可廢之義或以爲禁條雖不言而時忌既停則舉大包小此二說果孰得耶伏未知吾宗家所行如何姪則只據先正說

俗節則以燕樂之辰爲嫌而欲廢之朔望參則以其禮最畧不成爲祭祀故行之矣近聞人家並與朔望參而廢之者甚多云議論歧貳行廢各殊今則惟當視宗家而決之恨不早爲稟定伏望下教

上三從兄大諫公

盛源

罪螫不聞外事忽伏承有棘籬之命不勝驚悚蒼黃嚴程何以撼頓而處坎凡節得無損傷否此後事又不知終竟如何憂慮萬端禍福在天惟當任之伏想不以動其心而但已衰之血氣難以勝瘴霧千萬加餐自衛以副遠誠雷威不至竟日解澤自有其時

是所顒祝耳

答族兄庶尹公

一源

下教謹悉嘗考類輯南溪所論本欲無礙於私葬蓋以葬事先輕後重故也又按補編先王朝受教有曰無論公除前後葬事許行無論二字極爲明白雖公除前行葬無疑考之禮書旣如彼參以國制又如此有何不可乎竊觀來諭似未及照勘于此而然也此在補編戒令分類條幸更考見如何

答三從弟伯常

吉源

昨年卒哭後以家力之不逮不得行祔祭方欲追

行而按問解有前期一日只告于所祔之位之文而祝文無見處且告時酒果只設於所告之位耶並設各位耶

祔祭這行告辭果無見處製用何妨酒果依告追贈例只設於所告之位似當

卒哭時既無來日躋祔之告則几筵告辭似於前一日朝上食為之而措辭何以為之耶

當因上食告辭當日維歲月日干支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家力不逮先考某官某躋祔之禮過時未行極為缺然今迫大祥不容終闕將

用來日祇薦祔事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祖廟告辭

維歲月

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家力不逮祔事過時未行今迫大祥禮當追舉將以來日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不勝哀慕謹以云云

几筵告辭

大祥後凡干書疏孤哀之稱雖有問解之可據而或有慰狀之來者亦當依祥前答之耶

禫前書疏既稱孤哀則祥後答人問疏亦當依祥前而以隨時之文日月不居下當日奄經大祥即日蒙恩下去祇奉几筵四字為宜

答伯常

破舊墳在於廿五日而祖妣墳山同在局內當有告先塋一節而備要及問解皆無之耶所詢禮疑會見禮書未有出處然當遷葬位離於舊山先塋昧然不告其在情理似爲欠缺愚意告之恐當其辭則製用無妨

答伯常

有人昨年八月廿六日其生父喪出於西關任所聞訃在於九月初三日小祥變服一欵不無疑端大抵踰月聞訃者以聞訃日更設祭變服雖是禮也而此喪人則既是出繼者小祥日變服則似有

縮月之嫌聞訃日更祭則恐非得禮之正且喪人只有生兄而已歿孀嫂主家而其聞訃亦在九月雖婦女其變服亦當以聞訃日爲之耶喪人聞病報卽發行承訃於中路故嫂叔聞訃日子各異今若各以聞訃日設祭變服則能不無煩褻之嫌耶追後聞訃者死日設奠單獻聞訃日行祥而變服卽適子之謂也支子則聞訃日只哭除而已不敢設祭是禮也支子猶然况出繼者乎生父服禮家同之於伯叔父服所異者特心喪一節耳然則出繼者於生親服變除只當依期服人之例朞服人追後聞訃者

變除若用沙溪問解從死月計之之文則尹喪人雖於其生父亡日除服似無不可而南溪以縮月爲嫌不從問解說而謂以期以上自當用年數之制據此則尹喪人當於聞訃日除服於斯二者在所擇而行之也至於尹喪人之生兄嫂雖婦女追後聞訃者亦當以聞訃日變除而聞訃日行祭一欵旣是適婦主家則似當依適子之禮而死日設奠聞訃日行小祥且其家若欲於死日行小祥則無變服之人不成小祥祭矣其勢不得不追行小祥於主婦聞訃之日也

與伯常

行遣二千餘里嚴程夜催其不能面別勢也而邈矣北土無緣寄書相問則只增黯惘而已倏焉歲暮不審際茲栗烈處坎履用何似塞外風霜能無恙乎調度何以繼之蕪湖韋居士有之否古人於竄謫流離中讀書自修益堅其操守成就志業者多竊爲吾伯常望之也餘萬只祝解澤旁流春來卽蒙賜環姑不宣

與伯常

几筵亦不可無告辭情理然也當措辭製用而但因上食而告則上食有哭泣恐有吉凶相雜之嫌別設

酒果隨時奠告似為得宜如何如何雖無可據先輩說如此行之庸何妨也此身既以病不得往惟俟座下應榜後一來見也

答三從弟穉百 能源

祧主當以長房名旁註改題而吉祭前諸位改題時則不可并為之當於吉祭後其日或他日設酒果告改題之由以長房名使族人攝告為宜
長房與前奉祀之人世序同則改題時只改旁題即南溪之論而陶庵以為不如盡洗未知從何說為可耶量處也

吉祭改題時設酒果於當改題之位新主前不設酒果尤翁有所論當從之

答穉百

祧位改題告辭畧改前本以去詳覽也自長房遷長房雖不待亡者三年之畢葬前則似徑先已葬與否果聞知耶

祧位旁題告辭當云維歲月日干支庶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今以最長房玄孫某喪逝某次當為奉祀之人而形勢貧窮不能遷奉將如前權奉于宗家別廟禮當以某名

近齋集 卷十八
書于神主旁註使五世孫某攝行祭祀今將改題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稱百

所詢功衰緝邊當否布絞麻絞之間此是一疑案禮
家之訟紛紜者也愚何敢臆決乎鄙意則緝衰布絞
爲是故昔年於先人喪練時如是行之矣

答稱百

所示槩悉功衰之緝與不緝無明文故爭端起焉有
緝者有不緝者至於絞帶備要旣以布爲是則當從
備要蓋麻絞之論巍巖之所力主而亦有難行者矣

答稱百

所詢禮節詳考類輯尤庵以爲祔祭時五服之人各
服其服南溪亦云祔祭服色家禮不爲別言以衰服
行之無可疑據此則凶服入廟似無未安何論詣新
位與詣祠堂時乎於此不用壓尊之嫌者蓋祔祭本
爲亡人設故也

答稱百

禫月值仲月則是月內當行吉祭何論常時正祭之
行不行耶

行禫祀時當以吉服行事而祭訖還着微吉之服所

謂微吉亦是漆笠白袍黑帶非指黻色俗有用黻色笠帶者非是

禫祭出主告辭備要無之惟丘儀有之當從備要不

用爲宜禫祭祝當稱孝子不可稱孤哀禫後書疏則自稱當如平時或有稱禫服人者而似非是

禫祭祝當仍用日月不居奄及禫祭夙興夜處等語如備要至於禫祭有期追遠云云儀節之文不必用

答穉百

來朔合禴之節吉祭之祝既告以將配之由則似不

必更告矣人之出繼者爲其本生父主喪則祥祭祝奄及大祥下以夙夜悲哀不能自寧爲辭而其餘依備要本文可矣

答穉百

所詢禮疑此一節備要豈有之乎既已從禮記所云有爲三年者爲之再祭之文行二祥則禫在其中矣禫祭固可行而若無當服三年者則生父喪服期無禫何可自爲已身而行禫祭乎若爲其當服三年者而行禫祭則禫祭祝辭就前日自鄙所錄告之文奄及禫祭之下用夙夜悲哀不能自寧八字做大祥祝

而書之爲宜矣心制變除當在於吉月之期吉月初
丁雖不行吉祭不哭而易着吉服於私次爲當此有
慎齋說可遵而行之耳

與穉百

周甲吾所經也是日知舊或致賀語而自已之懷緒
愴感倍於常時竟夕不樂以吾前日之心知座下今
日之心耳卽惟秋清起居益吉曾聞因秋夕往留楸
下之意果然否雖在筵如我病未出門者無以會晤
可勝悵然然心中所祝者則有之矣六旬有一已踰
下壽矣自下壽而至中壽自中壽而上壽年位俱

高老於太平晚節益勵克繼家聲廩祿豐厚以奉宗
祀康健無恙以撫子孫每歲之春與吾三從兄弟六
七人爲花樹之會杯酒談笑則豈不爲餘生之可娛
乎情之所切發諸書字未知果可爲善禱否自餘不
宣

與穉百

伯常之孫主婚事更思之達瑞雖是當婚者之從祖
旣是支子又非一門之長無必可主婚之義松壽自
是繼高祖之小宗則當主其弟之婚以此爲決如何

答三從弟達瑞

鴻源

尤庵曰父在服母卽定爲期何忍以父亡而遽伸之耶其仍服期而十一月練十三月祥當如通典諸說矣若父亡於母葬之前者則其題主以亡室似無其義未知如何雖題之以顯妣而練祥仍如父在恐不相妨若然則題主及練祥時具由以告事方宛轉尤翁說如此雖以顯妣題主而服制則行十一月之練無疑

練祭前一日告陶庵雖有各告考妣位之論而愚意用玄石說只告妣位無妨蓋父在時已知其意考位不必告故也

妣位告辭當云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某罪逾深重先妣喪事未葬先考棄不肖謹依禮家定論先妣神主題顯妣而服制則不敢不仍用父在母喪之禮將以來日行十一月之練敢告

題主時若已告代父主喪以題主之意則練時告辭中自某罪逾至題以顯妣數十字語似複疊當改云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先考在時旣已服先妣喪期年禮律至嚴今不敢變當仍用父在母喪之禮十一月而練將以來日哀薦練

事敢告

與族弟美仲

趾源

聞先祖冶川先生墓祀祝用尸長名云不勝驚恠若非傳說之訛則實是違禮之大者未知誰爲此論而誰作此事耶禮雖有冢人爲尸之文而尸長非冢人也禮固有賓客助祭之規而主祀非助祭也進退無所據而且行之惑也傳曰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陝川尸長之於先祖非族類也夫以我先祖平日非禮不動之心其於赫之精靈豈肯來享於非族之祀乎思之及此不覺傷痛夫歲一祭卽子孫所以伸追遠

無窮之思而不限代數者蓋墓異於廟也然宗已毀矣故諸支孫皆得以祭焉亦禮也嘗見楊州洪夫人墓每歲春定送子孫一人祭之而於先生墓獨不能然者以其道路千里故也諸孫旣不得輪往行祭則不得已使鄉人或邑吏陳饌獻酌如墓直執事之例容或可也必用祝文而曰尸長某敢昭告云云豈非不似之甚乎非賤其人也爲非族也爲非禮也到此惟當不用祝而已歲一祭欲三獻者愚伏之論也欲單獻者沙溪之說也愚意從沙溪說單獻無祝爲宜而雖或三獻無祝亦無妨矣會聞祭田亡失香火苟

通雅集 卷十八
簡自座下出宰于嶺頗以善區處爲幸不謂其祝文
一節謬誤至此反爲玷累於芬苾之儀也此必是付
祭田時未及議到於用祝與否有所指揮而郡吏輩
擅自爲之如此不然而或出於高明之意則恐未之
深思也旣知其非禮釐改不容少緩自今年寒食爲
始勿用祝文之意詳明作牌戒飭於所託戶長處如
何如何夫然後祭禮正而情理安矣不可忽不可忽
事關享先義難泯默不得不覩縷言之幸願深加諒
察焉

與美仲

示事滿紙縷縷辭意明快令人豁然祛蔽前書非敢
疑吾美仲旣有所聞不可不使座下知之故發書以
告及承來諭其爲訛言明甚今則可謂都無事矣其
說之誤傳者吾至親一二人聞之其他族人無聞之
者何必輪示宗中耶似此孟浪之說惟當一笑而處
之彼此往復乍起卽止而已又何必留藏楔櫃涉於
張皇乎付田秩廳之爲便好頃逢伯常弟亦得其詳
無容更議且諸尹之怨怒云云此是鄉曲間氣習何
足責也

與族姪士受

宗福

五代祖考同樞府君五代祖妣貞夫人林氏祧位最
長房庶從叔師傳方奉祀而貧窮不能遷奉不得已
權安于宗家而宗家年來形勢轉到竿頭雖一年兩
次忌祀何以代長房而行之乎極爲傷痛宗叔父在
世時固已慮及於此有所俯問於愚故愚敢以他日
諸孫中作宰者不拘代數奉助祭需之意稟論而定
之矣以此吾弟之在報恩也送助數緡錢以爲畧設
之地矣當初此事之講定座下似未及聞知赴邑之
後宗家亦不爲通報故去臘及今夏忌祀自貴邑未
有送助良可缺歎親雖已盡事有自別在子孫無窮

之思固當爲繼香火之道且既有報恩已例五代與
六代之間復何論乎况念貴縣是府君所嘗莅之處
也以此邑之俸而助府君之祀尤豈不可貴哉固知
邑力至殘難責以他事而至於長房之廢祀不可漠
然不顧助祭與否亦將爲日後衆孫之所視倣其所
關亦大矣自今爲始必隨力趨期送致宗家如何此
非吾一人之言宗叔之舊訓也至親之僉議也謹此
詳告更須深諒而毋忽焉

時士受爲
麟蹄倅

答族姪聖亮

宗周

祖考妣位未合櫝之前祖妣位猶是祔位不可與最

尊位列書別爲一版以告而茲以下依原告辭書之
承重喪畢先考位改題告辭當日當初題主時祖考
某官府君爲主以亡子書之矣今祖考府君喪畢子
某將以顯考改題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云云
此尤庵先生所
論似當
遵用

禫後服色

祭時吉服卽漆笠青袍黑絲帶祭後還着微吉之服
卽麤黑笠亦漆笠而
稍儉者白袍帶則鴉青三升布縫用
近來人有爲黻布笠黻布帶布直領者而與心喪服
色相混大不可

答族孫如陵

朋壽

示吉祭一欸雖期大功重服葬後則行時祭如平時
但不受胙禮有其文矣時祭與吉祭一也何可以服
制而廢之以重服制而所可減殺者惟受胙一節受
胙則廢之可也吉祭卽終喪之大祭且有合櫛大節
日單獻則不成吉祭惟當如儀行之耳雖無正寢若
有廳事則可奉主出就行之而廳事亦無則祠宇內
仍行亦何妨

答族孫士能

弘壽

族孫再昨年遭變時適值病篤追後成服故昨年

用追服日行練大祥固當依此行之而入廟後洩
哀無所往墓下以爲朝夕瞻哭之計有人如族孫
情地者俟追祭日入廟蓋用父在母喪或仍祭三
年之例云仍奉几筵矣追祭日入廟未知如何
後滿後除者支子則無追設祭奠之文小祥後聞喪
日只當哭於靈座而受練服祥禫後則几筵已撤當
於別處設位哭除而已哀之昨年受練服時借宗子
名行祭者恐不必然矣且追除服者尤翁欲用聞訃
日南溪欲用成服日尤翁說似爲得正哀之昨年受
練雖用成服日今年祥除則更用聞訃日無妨未知

如何且追除服之日設位變除既有慎齋先生所論
則當於虛位前哭泣豈曰無洩哀之所乎然則往居
墓下除服於墓前恐是無於禮之禮矣至於追祭日
入廟誰家行之如此父在母喪仍祭三年本是非禮
何可引例也喪畢入廟自是主人當行之禮豈爲諸
子追祭除服者而留几筵以待乎愚意斷然以爲不
可矣如何如何

又按類輯先滿者祥與禫固可先除而至於服吉
則矣後滿者同吉無妨亡兄在時据此旁照矣後
同吉爲定矣到今宗孫旣不能服吉則無吉祭矣

然則既無拘於吉祭合禋以原吉朔爲之耶姑俟後吉之月耶

先滿者服吉筵後滿者同吉卽衆子於宗子之禮未知弟之於兄果可通用否而令仲氏既不在世此則今無可論矣宗孫承重者雖在本生父服中而本生服中當行所後禫吉陶庵說峻正考見類輯喪變禮條則可知也既已當行吉祭則遞遷合禋皆依禮如期行之原吉朔與後吉朔不當論矣行吉祭時受胙則不爲以示變常而服色則陶庵以爲一時借吉無疑從之似當

族孫既追除則以此計之當中月而禫矣禫時亦出主行祭而除之耶抑只於墓前哭而除之耶哀之追除當以聞訃日計之間一月而禫矣禫時亦只設位哭除而已何敢出主行祭耶宗孫既已當行吉祭則行禫亦在其中宗孫既行禫祭而支子又行禫祭是二禫祭也其可乎

追祥時宗孫方持他憂當以時着衰服行事耶抑還着白笠以行事耶

并有父母喪者前喪大祥時着白笠衣白布直領而行事以示前喪之有終祭訖還着後喪之縗此已有

沙溪先生定論矣後喪是三年喪而猶然况本生親服是期服乎

三年內大小祀單獻過行喪畢後固可据禮復吉然宗孫方以本生親喪居憂亦仍單獻以行耶此是私服或有壓尊之嫌耶

本生親服中於所後家祭祀何敢減殺其禮耶葬後忌墓祭當三獻如平時其所持本生親喪只可斷之以朞服不可以居憂論也

答士能

所示禮節吉祭之使至親替行先輩未嘗許之愚未

敢創爲此論也本生服中未忍着吉夫孰不然然而猶爲之者重祖統也何服顧私情乎然終若以一時之借吉爲難則無別般道理矣南溪云不着純吉之服陶庵云當用微吉之服純與微之間可取而用之也笠用麤黑笠衣用白布道袍帶用鴉青木縫造者則與青袍黑絲帶等吉服不同可免於自同平常之嫌耶若以此爲猶不安則無可着之服矣幸廣詢而處之也

近齋集卷之十八

